

『台湾』爱亚著

曾经

漓江出版社



5

I247.5
297

曾经



AB221/08

桂图登字：20-98-099 号
本书经作者授权，侵权必究。

曾 经

爱 正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7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ISBN 7 — 5407 — 2361 — 0/I · 1426

定 价：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自序

我写了长篇小说《曾经》。

说了很多很多话，也写了很多很多字，老天，一个经常写“极短篇”的我，这一次竟然写了快二十万字！

有人问我：《曾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主旨是什么？能启发人们些什么？我全答不上来。《曾经》无法包含这样多伟大的问题，《曾经》很简单，《曾经》很平凡，《曾经》只表达了一件事——“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幼稚”、曾经“自以为是”，更曾经狂热地追求“爱”。

在平凡的人生路上
若想走得铿锵有声
就得有
爱

谁不是这样呢？

岁月像水过无痕，而每个曾经是婴儿的成年人，心境不可能永远平顺，在世上走一遭，你留下什么呢？

成长是快乐的，成长是苦闷的，成长又像是一个邪魔，变着戏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让我得，让我失……我要感谢的是，至今我心中尚存着爱，爱人世，也爱我周遭的人！

对“爱”尚未幻灭理想的人，请来读《曾经》。

目 录

那年十岁·····	(1)
邱家的家事·····	(11)
情 窆·····	(22)
黑铮的眼·····	(32)
黯色的天空·····	(42)
白·····	(53)
波 流·····	(64)
另一个乐章·····	(73)
瞠 目·····	(83)
青春的喜与怨·····	(93)
挫·····	(105)
冬天已然过去·····	(117)
爱 情·····	(129)
我不悔·····	(140)
心的播迁·····	(151)
过 程·····	(162)
蛹·····	(173)
渡·····	(184)

火 浪·····	(196)
燕鸟归来·····	(206)
飞 升·····	(216)
如果能是一匹狼·····	(226)
南 无·····	(236)

那年十岁

又是暑假。

对于这个妈妈盼了又盼的假期，我是压根儿不喜欢的！就像戴老师骂我们写的作文一样，我觉得暑假又臭又长，还又热得人晕淘淘的，有什么好？

每天早上，刷牙、洗脸、吃稀饭，然后写暑假作业，然后写好了，然后到后院喂鸡，然后看《东方少年》，然后发呆，然后……

中午得等好久好久才到，我帮忙妈妈摘摘菜，洗洗米，倒倒垃圾，再吃饭，再看《东方少年》，再发呆，然后……一直等到大姐洗完碗，妈妈睡了，我才能轻手轻脚开了纸门出去玩，那时，正是太阳刚烈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不在本地念书，本地，就是湖口嘛！我是每天坐火车到新竹上学的，对，我小学四年级，那么小就坐火车上学，我也不知道妈妈怎么放心我，我念的是竹师附小，省立的地！女校长！就是高梓高校长嘛！不知道为什么，很流行到城里念书的样子，不过念附小的不多，因为附小要考，很多人考不上，他们都念东门、西门、新竹、民富这几个学校。至于本地的小学，因为我们住新湖口，学校就叫新湖国小，新湖口比老湖口好听多了！什么“老虎口”？住在老虎口还得了？啊！对

了，我妈在新湖国小教书，她姓冲，这是个奇怪的姓，学生都喊她“虫老师”，常常嚷着：“虫来了，虫来了！”妈妈很胖，她是一只胖虫。

我爸爸，他是一个本地孩子见了又羡慕又怕的戴梅花的官，他三颗梅花呢！我最喜欢帮他从小军服上装卸梅花了，小螺丝扣旋来扭去的，梅花又用擦铜油擦得锃亮，威风死了！不过，爸不会说客家话，人家都拿他当怪物看，其实我们一家都被人当怪物看！爸爸穿军服的时候我最爱走在他身边。湖口是装甲兵基地，乡里随处可见戴小帽子的兵，戴大盘帽又有梅花的，好像很少，有时候在湖口街上遇见许多兵噼噼叭叭一个一个地立正向爸爸行举手礼，我骄傲得连气也不敢喘！那么多人哪！一波一波又一波的，那些兵给爸行礼的时候，爸爸轻轻松松地边走边举手回礼，轻轻松松地在阿兵哥敬仰的眼光和老百姓好奇的眼光中走过，真是扬气得很咧！可是爸不喜欢，他说太麻烦。其实我爸不是装甲兵，他领子上用螺钉旋上的是两枝枪，他也不在湖口上班，他在台北上班哩！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才回来……

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对了，每天中午，等我妈睡了午觉我才能出去玩。

我能去的地方不多，有时到街上买支冰棒吃，一支一毛，五毛可以买六支哩！可惜六支怎么吃都吃不完！有时候我会去抽天霸王，就是冰淇淋嘛！见鬼！从来没有听过谁抽中过天霸王！还不是花两毛钱买来一个小不点的“二分”吃吃，没钱的时候，我喜欢到德盛村那边的小溪淌水，小溪，客家人管它叫“小沆沆”，好奇怪！而大点的河就叫“河把”。

有一天，我去我们家对面新湖国小的大门底下灌蟋蟀，我用一只鲜大王酱油空瓶装水，灌哪灌哪，半天一只也没灌着，我干脆灌起蚂蚁来。学校大门旁种的都是高粗的油加利和大棕榈，

即便是下午两三点，也能招风引凉地弄了好些舒畅风来。我玻璃瓶里的水用完了，懒得去井里打，缸里的水也不多了，再乱搅和妈准骂人，我便躺在校门矮墙上睡觉。金闪闪的阳光偶尔挤过树叶，突兀地刺射我的眼睛，我得紧紧地眯一下眼皮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矮墙上都是阴凉凉的，风吹拂呀吹拂呀！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睡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轻微微的窸窣声，啊呀！是谁敢偷我的玻璃瓶？我跳起身来，看到一个男生，他好高，正站在我旁边，手里握着我的玻璃瓶！

“是我的玻璃瓶！”

我一把抢回来，用力瞪他一眼！冲老师的女儿，你不认识吗？好大的胆！男生两手搓着屁股，好像吓了一大跳！

“我，我怎么知道是你的？又没有写名字！”

呸呸呸！不要脸！

“不知见笑！”我用客家话骂他。

“那么凶干吗？发黄病！”他也说客家话。

拿人家东西还敢骂人！

“你才发大病，发神经呢！”

我抱紧瓶子，不理他，继续躺在矮墙上享受我的好风。他想偷我的瓶子！一个瓶子可以换两支枝冰咧！想得倒美！

我由眯闭着的眼里偷偷瞧他，他竟然没有走，蹲坐在墙角发呆，我偷看他脏旧卡其衣上的名牌——五年甲班邱志维，邱志维，名字倒蛮好听的，噫，他流眼泪呢！真的真的！他流眼泪呢！他抬起胳膊用没扣子的袖子抹泪抹鼻涕，这热的天，他竟然穿长袖黄卡其。他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很漂亮的眼睛，像女生，被人家骂了两句就哭，也像女生。

他擦拭过脸，又发了一趟呆，终于起身走了，我突发奇想，决

定偷偷地走在他后面，跟踪，对了，就是跟踪，像《东方少年》里红花侠一样，那个“红鸡肠草花”。

邱志维走过了小学的操场，走过装甲新村，走向村后一条路去，我一路跟着，一路在土上、石上用红红的瓦片刻写着我的名字“芳”，这样我的“同志”就会尾随我而来相助，等我回头时，我自己也不会迷路。唉！别打岔，就假装是有同志又怎么样？跟踪等于是做侦探哪，没伙伴多不热闹？

路是渐行渐窄了，景致也开始由禾田代替了街屋，乡间特有的农舍旁的竹丛渐多起来，那大竹丛，是桂竹吧？长得通天的新竹条随风起起降降，一声声咧哑着喉咙叫嚷，竹丛边的农家，正有一群小孩子在玩，打陀螺呢！我最笨，我始终打不起来，会打陀螺的人在我眼中可是了不起的英雄哩！

邱志维一声不响步过人众，径自入侧旁房屋里去，那房，就是我们常见的乡下四合院嘛！比起我们家的日式宿舍当然差多了！但我喜欢，四合院比日本房子大气多了！也不用一进门就脱什么鬼鞋！

我的出现很吸引他们的注意，或许他们认得我是老师的女儿，或许他们喜欢我的样子，很快就有人来要我参加他们，我打了一下陀螺，只一下，因为陀螺一下就跳跃在地上死掉了，我真不敢也不愿意再让自己羞一次。有一个女孩，她说她叫邱莲妹，唉，客家女孩就是这样，这妹那妹的，妈学校那个许华妹老师，不就是快六十岁的老妹吗？邱莲妹带我到他们家屋后的梔子花园中摘青蛙草，就是酢浆草嘛！然后我们玩拉草蛙的游戏，她的草蛙每次都被我拉断死掉！

“喂！你是不是邱志维的妹妹？”

“不是，是亲戚啦！他们借住我们家。”

“他爸爸是农夫吗？”

“才不是哪！他爸爸在新竹市公所上班，他们本来住新竹，可是他妈妈呀，他妈妈……”

邱莲妹东张张西望望，小小声地用手圈住我的耳朵，我提起心张大眼认真地听着。

“他妈妈跟人家跑掉啦！大人说小孩子不可以听，可是我都有偷听，我怎么不懂？就是和人家睡觉嘛。”

我咬着舌，这真是大发现！邱志维好可怜唷！

“那他妈妈现在呢？”

“不见啦！他爸爸每天上班，去新竹上班哪！邱志维就煮饭，他煮菜几难吃你知道不？我偷吃过！”

好可怜唷！邱志维！

我轻轻摸进稍嫌黑暗的房，就是刚才邱志维进的那一间，旧家具，摆设也很简单，一张睡得泛黑的大炕床，床上衣、被乱作一堆。一张八仙桌，桌上一大堆四季豆角，邱志维正摘着豆子哩！我站立了一会儿，犹豫着，不敢决定要不要帮他摘豆子，终于，邱志维发现了我，他惊讶地站起来，长板条凳在三合土的地面上咯咯啦啦地响起一串声，我把我的玻璃瓶放在那只破孔剥漆的八仙桌上。

“送给你。”

他没有说话，我涨红了脸，回身就跑，一口气跑过装甲新村，跑回家。

这是我认识邱志维的经过。

那年，邱志维十二岁。

十岁的我，十二岁的邱志维，应该都是懵懵懂懂什么事理都不知解的年龄。我从来爱读书，《东方少年》、《学友》看个烂够，有时还翻妈妈的时报杂志和西窗小品，我很生气地发现，不论是诸葛四郎、真平、红花侠、太祖牌，甚至少年侦探团中的侦探，竟然

没有一个女生！我立志要做一个侠义之士！而老师说：“身教重于言教”，我要自己身体力行才能成为一个女侠士！帮助邱志维应是我选择的功课！

帮助邱志维！

就由第二天开始。

第二天下午，我溜出家，跑到街上用五角买了六支枝冰，枝冰裹在浅土色的纸袋中，我飞快地奔跑着，祈祷着，拜托枝冰千万不要太快溶化掉！我汗流不停，热和喘使我胸口一阵阵烫跳，枝冰！亲爱的枝冰，请不要，请不要溶化！我太胖了吗？我的腿太短了吗？为什么装甲新村还没有到？浅土色的纸袋湿了，湿了小小的一块，然后，那一小块变做许多小块，湿痕，湿痕慢慢扩大，终于变做一片，终于，枝冰的汤汁流淌出纸袋，淌在我紧握的手上，我用舌去舔吮，有酸梅的滋味，有红豆的滋味，有甜蜜糖水的滋味！我站在邱家四合院的晒谷场中大吼：

“邱莲妹，邱莲妹，邱莲妹！”

邱莲妹跑了出来，我们剥撕去湿得透透的纸袋，两人站在烈日下的晒谷场大口吮吸着已变做瘦小歪斜的可怜的枝冰！我结巴地问：

“邱志，邱志维呢？”

“不在。”

邱莲妹大口啃咬枝冰了！我心急地抢握着她的枝冰。

“邱志维呢？他，他，去，去哪里？”

“不知道啦！”

屋内闪出几个小孩，有人呆呆的，贪婪地望着我们，有人急急挨蹭到我们身旁，一边伸手怯怯地抚摸枝冰棒棍一边问：

“请我吃一口好吗？”

忽然，冲过来一个人，一把抢去一支枝冰，一些也不客气地

呼呼噜噜又吃又吮起来，我忙着吃，忙着分，也忙着抗拒那个一些也不客气的人。

“邱志绍，不知见笑，你又不认识李芳儒。”

邱志绍，名牌是四年丙班。他吃完了枝冰，又将地上的破纸袋捡拾起，伸出舌又好舔了一顿纸上的冰汁，然后用一双大而利眼的望着我。

“怎么不认识，她是冲老师的女儿，竹师附小四年级整洁里的李芳儒！”

这是我认识邱志绍的经过。

我傻傻地站在晒谷场中，伤心邱志维一口枝冰都没吃到，我要回家了！因为邱志维反正不在。我回转身，一眼望见邱志维用背带背着一个小孩，正站在竹丛阴下望着我们，我一头一脸的汗，衣衫也因汗湿而紧贴着身子，两只手黏黏的，就这样呆站着望他，可怜啊！可怜的邱志维，男生还要背小孩，又没吃到一口枝冰！你为什么不早些来呢？早来一分钟好歹也可以吃到一小口啊！

你为什么不早来？

邱莲妹带我去舀水洗手，我把脸也顺便洗洁净，将头发重新夹好，莲妹钦羡地望着我说：

“我都没有发夹，如果我有发夹，我才不要弄这种头发！”

“这种头发”指的是妹妹头，就是像个凹字形的头发嘛！土巴巴的，后面总是用剃刀刮得平平青青的，边发又总比后发长，眉上平齐的刘海，我们附小才没有人留这种头呢！真比土包子下江南还土！

莲妹又说：

“你常常来我家玩！我下次拜神时请你吃粿。”

“真的？有影还是没影？”粿就是糯米糕啦！好吃得不得了！

“当然有影啦!”

莲妹和我勾指头。

“我下次送你一支夹子。”

我有三支发夹,可以送莲妹一支,但我下次可不能再买枝冰了!我三天才能领五角钱零用,这样大请客而邱志维又吃不到,我是不甘心的!

莲妹带我到她家厨房,灶上大锅喷出香香的暖气,是蕃薯呢!莲妹取了大又长的木杓子,掀开木锅盖,在浓浓雾气里一阵搅和,顺便捞出一杓子蕃薯来,小小的蕃薯根根,一副喷香模样。

“这是猪菜,可是洗得很干净哟!邱志维,你是不是洗得很干净?”

邱志维就站在厨房门口,应声进来。

“干净啦,一点泥沙都没沾!”

莲妹用手抓蕃薯,抓抓吹吹,频频喊着:“烧死了!”“烧死了!”

她将蕃薯分给我和邱志维,我们剥着蕃薯皮吃着甜甜的蕃薯,其实,我们家叫“红薯”的。

邱志维根本就像一个妈妈,他将蕃薯咬成绵绵的,再吐出来用手塞进背上的小孩嘴里,我很想问他,这是不是他弟弟或是妹妹?可是不敢,邱志维,他始终不和我讲话呢!天热,厨房中有灶,火的炭热气像浪般一波波涌出灶门,我和莲妹一身汗,而邱志维更是汗如雨下。

“呆子!为什么站锅母那样近?”

莲妹大声斥着邱志维,邱志维也不言语,径自取了火铲,将铲伸入灶门,三拨两拨,将火灰拨散,说声:

“煮好了。”

然后提来木桶,掀起锅盖,用葫芦瓢将蕃薯混煮的猪菜连汤

带干舀倒在木桶里，我一推莲妹，说：

“我们两人来扛。”

我们将猪菜桶扛到厨房外冷凉着，我问莲妹：

“为什么不直接扛到猪寮去？”

“那怎么做得？猪公猪母都会吵死掉！”

我回到厨房，看灶上放着一锅水，邱志维不见了，我拉着莲妹往邱志维房中走去。

“去看邱志维的小妹妹。”

“是小弟弟啦，他家没有女生。”

邱志维正给弟弟换尿布，旧衣服剪撕的柔软的尿布，邱志维倒是轻松愉快地换得很利落，换好，他将大棉被摆在床边拦住，端起装脏尿布的小木盆出了房门。

莲妹说：“他去洗尿裙。”

“嗯？”

“他去洗尿裙啦。”

原来尿布叫尿裙，我知道了！

堂屋的大钟传来四响，不得了！我得赶快回家！等下妈妈可能会发胖虫脾气！我和莲妹说再见，拔腿就跑，跑过竹丛时，没有看到井边有人，我故意绕到田边的小窄溪旁，果然，邱志维蹲坐在石板上洗着尿布，啊，尿裙。我跑得太快，陌上的草被我踩踏得窸窣响，邱志维扭转头来看到是我，不知为什么他就站了起来。我站着，望向他，他站着，望着我，后来，他低下头，没有言语，最后转回身蹲下继续用力地搓洗着，不跟我说话，可恶的邱志维，我很难过，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跟我说话！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暗自数着一、二、三，然后拉大着喉咙说：

“邱志维，我今天买了六支枝冰来请你，你不在，枝冰都被别人吃掉了！”